

醒悟

芳怀孕了，忙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丈夫李生，并问他：“你是希望我生个儿子，还是生个女儿？”李生告诉妻子，最好是生个女儿。芳很奇怪：“你这人真怪，希望我生女儿，生女儿有什么好？”李生什么也没有说。

一转眼，芳怀孕8个月，要回娘家养胎待产。临走时，李生郑重地告诉妻子：“你如果生的是女儿，要及时告诉我。如果生的是儿子，就不必告诉我了，最好将儿子送给别人。”

一天，李生接到丈母娘捎来的口信，说芳生了一个女儿。李生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他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告知自己的老婆生了孩子，他要去丈母娘家看女儿。

李生买了16只鸡，300个鸡蛋，还有许多补品，挑着一担东西，高高兴兴地去了丈母娘家。李生进门后，将东西放到厨房，顾不得喝丈母娘送到手里的糖水，便来到妻子的床前。他顾不得跟妻子打招呼，便掀开盖在孩子身上的被子，说：“让我看看我的女儿。”

“你看了保证高兴。”芳说。李生抱起孩子，迫不及待地揭开裹在孩子身上的衣物，一看不是女儿，生气地吼道：“你们为什么骗我？芳，你难道忘了我曾经说过，生儿子就不用告诉我的话了吗？”

李生说完，走进厨房，拿起刚买的東西就走，并说：“这儿子我不要，你们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芳和娘一头的雾水，吃惊地问道：“人家生儿子是特别高兴，你是什么原因要将儿子送给别人？今天你必须说明原因，才可以走出这屋子。”丈母娘挡在了门口。

李生站住了，对丈母娘说：“我的父母生下我，为了我读书、上大学、结婚，掏空了家底儿，可我自参加工作以来，逢年过节回去总是两手空空，父母过生日我也没有为老人家买过一分钱的東西。自从我结婚住到城里，我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上门向我要过一次钱，说是回去买麦种和化肥，可您的宝贝女儿只给了50元钱。这50元钱能干啥用？我的父亲拿着50元钱，含着眼泪离开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儿子有啥用’，当时一听父亲的话，我的心都在流血。您说，我要儿子有啥用？”

芳和娘听了这番话，幡然醒悟，同时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董方灵 项城市三店镇文秘办)

不知名的恩人

骄阳似火，没有一丝风，梧桐叶受不了太阳的热情，不胜娇羞，卷起了半张脸，只有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唱着那首永恒的催眠曲。

“这么热的天，出去干什么呢？”对于妻子带女儿婷婷出门，我颇有怨言。但看着她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我也无可奈何。

回到家，我拿起报纸津津有味地读起来。闲暇时读书看报，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觉得这样很充实。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听见急促的敲门声，进来的是妻子。她满头大汗，一脸惶恐地说：“婷婷丢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确定她不是跟我开玩笑后，我几乎站立不稳。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

母亲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先是责备，接着就忍不住痛哭起来。原本宁静的家一时间风云突变，愁云笼罩。

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兵分三路，希望能找到女儿。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女儿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任凭我们如何寻找、打听，就是没有下落。我想到可能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女儿的身影了，不禁悲从中来。

联想到电视上报道的拐卖儿童案件，我更加焦急了。难道女儿被拐走了？

这种想法让我不得不寒心。我们正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妻子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急忙夺过手机，紧张、害怕、激动，各种情绪占据了我的心。“你是婷婷的妈妈吗？”一个女士的声音传来。“我是她爸爸。”我故作镇静地说。“你的女儿在我这儿，你快过来接她吧。”对方说。听到这里，全人才如释重负，久久悬在心里的一块巨石终于落了地。

挂断电话，我骑上电动车，风驰电掣般朝目的地赶去。远远看见女儿和一个人站在树荫下，我不禁喜极而泣。走近了才看清，帮助女儿的是一位中年女士。女儿赶忙走到我身边，说：“爸爸，是这个阿姨给妈妈打的电话。”“大姐，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呢？你真是好人啊！”我激动不已。“别客气，这孩子真聪明，小小年纪就记住了家人的电话。”我本想去给这位女士买点礼物，可她推辞道：“应该的，换了别人也会这样。你们赶紧回去吧，不然家人该着急了。”说完她就走了，背影宛如盛开的荷花般高洁、美丽。

落日的余晖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一阵凉风吹来，梧桐叶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仿佛它们也知道我此刻的心情。

(杜永浩 商水县化河一中)

一个荷包蛋

当我把不想上大学的想法告诉母亲时，她没说什么。

我说：“大学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在学校里多待几年吗！况且咱家的经济条件差，上大学对我的命运影响不大，我想现在就外出打工，以后我会慢慢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到那时你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也不会再为我发愁了。”

我的母亲仍没说话。

我又说：“妈你相信我，我是你这辈子见到的最有本事的人。不要老是在我面前提那些上了大学的人和那些在外边赚了很多钱的人，他们不算什么，以后我会比他们过得更好，再苦也苦不了几年了。”

我的母亲仍然没有说话。

母亲站在锅台边打稀饭，一阵阵烟呛得她不住地咳嗽，发黄的脸上渗出密

密的汗珠，枯黄的头发一缕缕贴在额头上，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无奈。她瘦弱的肩膀已经挑不起这个家庭的重担了。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把饭端到桌子上，又去叫来了我的父亲，三个人头碰头地吃起饭来。

我们默默地吃着，谁也没说话。

我想劝说我的父母不要对我失去信心，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觉得没做出成绩以前应该少开口。我慢慢地挑着碗里的菜，突然发现一个洁白的东西躺在碗底，那是一个荷包蛋。

顿时我的鼻子一酸，泪水浸润了我的双眼。我强忍着没让泪水流出，低头默默地品尝那荷包蛋的味道。

我理解了藏在母亲心中的那份对一个落魄儿子的信心。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刘涛 郸城县李楼乡党政办)



陪伴母亲

几天前，突然接到老家二哥的电话，说母亲想来我这里，让我回去接她。

放下电话，我心里就疑惑，不是说好等过了夏天再来的吗？因为夏天还是农村凉快，农村树多，搬把椅子坐在柳荫下纳凉，是很惬意的。母亲放着凉快不享受，怎么突然想来了？母亲今年八十四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意思是这个年纪是道坎儿，应该留意身体。想到这儿，我不敢怠慢，匆忙回老家。

一路上，历历往事在我脑海中浮现。母亲与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结婚前母亲根本没见过父亲是啥样子，等嫁过来才发现父亲其貌不扬。母亲大失所望。母亲容貌清秀，虽说不能识文断字，但口才很好，担任过大队、公社妇女主任。当时县里需要一名妇女主任，公社推荐母亲去，但我奶奶死活不让去，怕母亲去了当了官，不要我父亲了。我们弟兄多，母亲也确实走不开，结果就没有去。现在看来，那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际遇，母亲现在也后悔了。

母亲担任大队、公社妇女主任几十年，在我们乡威望很高。母亲人品好，经常帮助困难户，常做善事。其实我们家也不富裕，大哥就是因为看到家里弟兄多，为减轻家里负担，十六岁就去当兵了。父亲老实，没本事，家里有风风雨雨，全靠母亲撑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把我们弟兄五个拉扯成人，可以说是付出了全部心血。我们长大了，父母本可以安度晚年了，可这个时候父亲却突然去世。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十分孤独，有时把她接到城里住几天，又闹着要走……

想着想着，就到了村口。进了家门，我就问母亲是咋回事。母亲说，村里最近老死人，夜里害怕，就想出去了，不想在家住了。

接来住了一个多星期，母亲又闹着要走，说是住不习惯。唉，真拿母亲没办法。我忽然想到，明天就是七夕了，小时候，常听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也躲在葡萄架下希望看到牛郎织女相会的场景，就在心里打算，明天晚上做几个菜，陪伴母亲过个七夕吧，但愿母亲能高兴起来，多住几天。

(张细海 项城市莲花味精公司)

让阳光洒满心田



工作的压力，有时会让人感觉连喘气都困难；生活的无奈，有时会让人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爱情的沧桑，有时会让人心灵蒙上阴影。凡尘俗世里，若不能让心安静，更多的时候心灵会被生活的琐事和烦躁填满。

看看那些身体残疾，仍然乐观向上的励志青年，想想那些先天聋哑，仍然努力生活的孩子，看看地震中失去亲人的灾民，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着，跟他们相比，我们有什么理由叹息，我们有什么理由埋怨？

看着路边静静绽放的小花，清新淡雅，绿叶昭示着生命的生生不息。这些生机盎然的生命所散发出的满目的绿色，给我的内心带来小小的触动。其实，人这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影响人这一生的是心境。如若能静下心来，抛开浮躁，在喧嚣中寻找一份平静，心中固守一份淡然，即便没有父辈为你铺垫好的光明大道，没有令人羡慕的职

业，没有充裕的财富去“体面”地消费，没有温暖心灵的爱情，也一样会活得坦然，活得幸福。

乌云遮住了阳光，不要埋怨天气的不好。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就是意识不到心境决定着情绪，情绪会改变我们看待问题的态度。因忙碌而烦躁的人儿，请你偶尔放慢前行的脚步，让心灵接受阳光的照射，放飞心灵，去自由飞翔。携一缕阳光入心，尽情享受生命中淡然如水的美好时光，你会发现原来生活也可以如此惬意和舒畅。

生活就如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让我们及时打扫心房，让阳光洒满心田，用缕缕墨香记下欢声笑语，让心灵深处的乐声，伴着阳光，划过心海。

(范娜娜 扶沟县法院)

《百姓写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zkwbxxs@163.com，以不超过800字为宜。